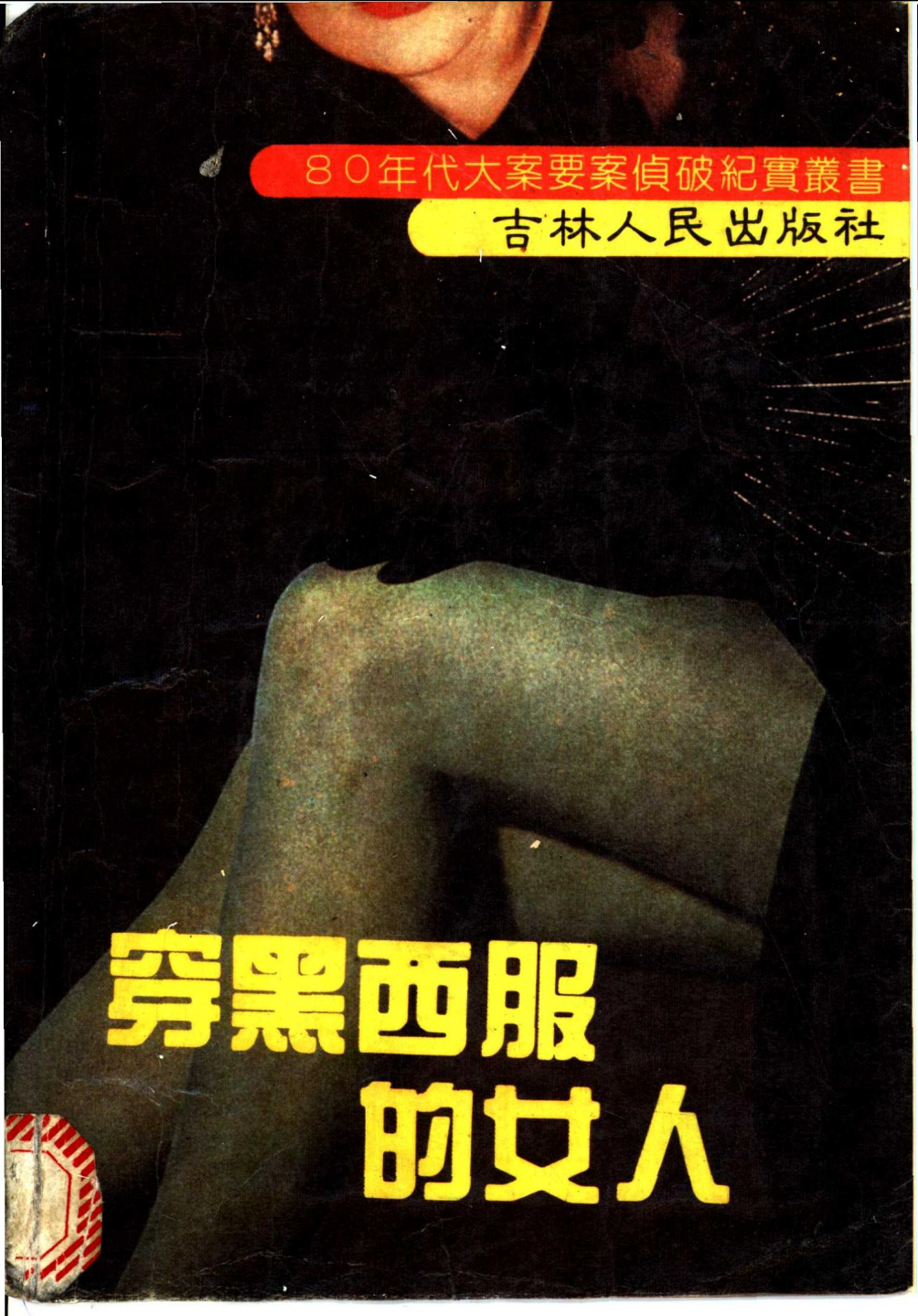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woman's face and upper body. She is wearing a black dress with a high collar and a large, ornate necklace. Her expression is seriou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

吉林人民出版社

穿黑西服 的女人

80年代大案 李吉顺纪实丛书

穿黑

主 编 李长久

副主编 谷来春 李吉顺

吉林人民出版社

穿黑西服的女人

主编 李长久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56,000 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200 册

ISBN 7-206-01504-2

G·283 定价:4.00 元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编 委 名 单

顾 问 刘 文

编 委 主 任 李长久

编委副主任 姜念东 李吉顺 谷来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古 叶 刘 文 刘向群 安昌东

李长久 李吉顺 李康泰 乌国庆

谷来春 胡亚锋 姜念东 黄 楠

曹大勇 杨风瑞

目 录

离奇的家族残杀·····	郭 卫(1)
伸向胜山的黑手·····	陈良福 李杰军(37)
灯笼河迷案·····	王伟民(81)
穿黑西服的女人·····	胡文虎(106)
围歼劫车抢枪犯·····	王 林(136)
金钱诱惑下人性的沦丧·····	郭坎和(167)
刽子手的魔法·····	笑 秋(189)

离奇的家族残杀

郭
卫

平淡寻常，毫不起眼的细微末节往往蕴含着石破天惊的隐密，而疑点汇集、进入准星的重大猎物往往却导出大出所望的结论；一桩案件真相大白之后往往象运算1加1等于2那样简单明了，而扑朔迷离之时又往往像解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复杂曲折。我想，凡干过刑警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刑事侦察这门职业神奇而博大，艰辛而刺激，微妙而求实的特点尽在其中。

——题记

引 子

1988年5月4日，农历丁卯年的谷雨，春之将尽夏之将至，正值湘南多雨的时节，被誉为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云雾弥漫。山雨欲来，天生秀色笼罩在灰蒙蒙的氛围中。

傍晚时分，一缕缕炊烟从散布于山坳下的农舍中腾腾升起，缭绕飘散，渐渐地与密沉沉的云雾融为一体，使人再难以分辨出哪是烟，哪是雾，天空仿佛是在隐藏什么秘密似的愈加昏暗了。

薄暮中，在衡山段“107”国道后山上采食野果的筑路工周健生等三人正急着往山下赶。

“看这样子，老天爷明天准会放我们一

天假。”

“那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五十四号’文件精神啦！”

“看把你给高兴的，就凭你那‘请客吃饭’的水平，谁愿跟你凑对呵。”

三人边嚼着野果边逗着趣，穿进了一片密丛丛的油茶林。蓦地，走在最前面的周健生触电似的“呀”地一声倒退了两步。

“怎么啦，怎么啦，遇见鬼了不成？”后面两人嘴里嚷着走上前去，待定睛看时，也不由得心里发紧，头皮发麻——

一棵茶树下，蜷曲倒卧着一男一女两具面容可怕、血淋淋的童尸。

... ..

—

坐落在湘江之滨的衡山古城夜，雨霏霏，黑漆漆，浙沥沥。县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却灯火通明，宛如夜海里的一盏航标，格外地耀眼醒目。

办公室内，除了窗户和门以外，四面墙上挂满了题有“匡扶正义”“为民除害”“破案如神”等内容的镜匾和锦旗；地上挤满了高低不齐、长短不一说不清是几代同堂的杂色办公桌，满屋里飘荡着浓烈刺鼻的烟草味。此时，年过半百的刑侦队长周辉还在与一帮队员们加夜班研究着一起案件的侦破方案。

对于刑警来说，自打干上这行后，节假日，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便十分淡薄、陌生了，因为加班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经年累月的超负荷运转，使他们脸上的倦色如同刀刻般似的，总是消退不了，然而奇怪的是，一旦有了情况来了任务，

他们却又超出常人地精神头儿十足。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在这雨夜中显得格外刺耳，研究会被打断了。这个时候来电话恐怕是凶多吉少，莫非又发大案了？大家凭着经验心里思忖，看着周辉抓起了话筒。

果然不出所料！

“喂，周队长吗？”

“是，我是周辉，你是哪里？”

“我是南岳派出所，今晚8时左右，‘107’国道工程队周健生等三人来所里报称，他们在庆门乡庆门村的山上采山果子时，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小孩尸体，随后引我们去查看了现场，两名小孩系他杀，我们已保护现场，请你们速来勘查。”

“好，我们马上去。”周辉说完啪地放下了话筒。

“你们赶快通知法医和技术员，同时向市局报告，我去向局长汇报！”说着话，他人已拿着电话记录到了门外。

10分钟后，县公安局蒋局长、谭副局长和周辉带着10几名侦察、技术人员登上了勘查车，马达轰鸣着冲出大门，风驰电掣般地朝庆门乡驶去。

现场位于庆门乡庆门村金坪组皮家堰山上的油茶林中，侦技人员摸黑沿着泥泞湿滑、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得山来已是通身泥水。局领导简单扼要地作了分工后，大家便打着手电筒连夜冒雨进行初步勘查。随后，衡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舒和衷大队长也率市局侦技人员赶到现场，投入了紧张的勘查工作。

尸体检验情况：

男尸身长1.24米，衣着整齐，上衣口袋内有13颗“双喜”牌水果糖；尸僵已形成，面部有大量血迹，左前额有10×11厘米

米的凹陷性磷状骨折，左颧骨亦骨折，臀部和双下肢的小腿后侧有擦伤。女尸身長 99 厘米，尸僵完全形成，颅骨有 5×5 厘米的磷状骨折，左前额骨有 4×4 厘米凹陷性骨折；衣着亦完整，处女膜完好。法医鉴定，两死者均为同一种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天，通过提取胃内容推断，是在饭后两小时左右遇害。

死者尸体为什么在偏僻的山上？这里究竟是杀人现场还是抛尸现场呢？

凶手是谁？为什么要对两个年幼的孩童如此残忍地起杀机呢？

解开疑问首先必须查清死者的身份。从现场情况来看，死者家肯定就在附近。蒋局长和舒大队长决定，立即发动群众，查访附近有无失踪的孩童。

山上杀死了两个小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次日上午，附近村民接踵来到现场围观，喊喊喳喳，各种各样的猜测、议论纷起。忽然间，密密的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这好像是我们村金坪组黄冬生、罗芝德的孩子，你们让我上前看个仔细吧。”听到这一声喊，金坪组几个腿快的后生忙跑着下山到黄家报信去了。

经围观者中几名与死者家熟识的村民辨认，一致认定死者确系庆门村金坪组黄冬生、罗芝德 13 岁的儿子黄朝辉和 8 岁的女儿黄玉辉兄妹俩。

二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侦察员们来到了死者家。

死者的父亲黄冬生不在，接待侦察员们的是死者的母亲罗芝德。这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据村干部说，她已做过了

节育手术。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儿女惨遭杀害、死于非命，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无论如何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现实，即使旁人也不免会动恻隐之心的；更何况对于罗芝德这样一个已迈中年，失去了生育能力而又生活在传统的子嗣观念浓厚环境中的山村农妇来说呢？侦察员们原估计，在遭受了飞来横祸的强烈刺激和打击后，找她了解情况是十分困难，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此，事前对问话的方式方法、语气语调、内容措词等都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斟酌。可万没想到罗芝德在整个询问过程中竟异乎寻常的镇静从容，既不哽咽，也没落泪，始终一脸麻木的表情。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儿子、女儿被杀害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了，村里上山看热闹的人回来都告诉我了。”

“孩子已经死了，死了不能复生，你不要过于悲痛，伤了身体；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尽快破案，严惩杀人凶手，为你伸冤报仇，也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好，谢谢你们。”

“你丈夫黄冬生怎么没在家，他到哪里去了？”

“他带崽女一起出去的，到现在还一直没回来。”

侦察员们不禁心头一动，接着追问道：“你把具体过程详细讲讲好吗？”

罗芝德稍顿了顿，然后轻声细语、不紧不慢地述说起来。

“前天，也就是5月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后，我丈夫黄冬生突然提出要带崽女一起出去打牌（赌博），我感到很奇怪，他从来没有带崽女出去打牌的习惯，今天是发了什么疯呢？我就问他打牌要带崽女去干什么？他说是如果赢了的

话，崽女可以帮忙数钱；如果输了的话，崽女们会哭闹，这样好脱身回家。后来我就没再多问，他也就打着手电带着崽女出去了。现在崽女死了，他至今也还没有回来，鬼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 ..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只是每当提到黄冬生时，罗芝德语气和表情里才隐约流露出一丝怨恨情绪，而看不出其对丈夫离家未归有半点担心的意思。

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女人。侦察员们心里念叨着离开了死者家。

当晚，市、县两级侦技人员不顾连续 30 多个小时紧张工作的劳顿，在庆门村召开了案情碰头会。

听取了各路工作的汇报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专案组全体成员就案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调查掌握的情况分析，侦察员们一致认为杀人凶手是本地人，侦察范围应以庆门村为重点；两名死者是随父亲黄冬生离家外出后遇害，而黄冬生又下落不明，据此推断，黄冬生很可能也已被人杀害。因此，下一步的侦察工作应重点围绕查找黄冬生的下落展开，由此打开突破口。

研究完毕，窗户已现出淡淡的灰白色——又是一个不眠夜。

三

大范围的搜索，广泛的查访，一切都在按部署紧张地进行，但黄冬生仍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真是一个神秘的谜。

然而，有关他的为人、家庭和失踪前的活动情况却引起了侦察员们的注意。

黄冬生，42岁，庆门村金坪组人，为上海铁路局某工程处职工。调查中，村民们纷纷反映：黄冬生与罗芝德夫妻感情一直不好，每年回家探亲期间，两人好不了几天便不是吵嘴就是打架；黄冬生与岳母家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曾同妻弟罗挂旺多次打架，积怨较深，彼此间存有戒心，就是在一起喝酒时都要互换酒杯，以防对方下毒药。今年春节黄冬生回家探亲时，住了很长时间才回单位，可不久又返回家里，说是在上海为老婆、孩子办好了户口，在变卖了家产后，他带着全家启程迁居上海，但不知为什么过了几天后一家人又回到了村里。

看来，这里面肯定是有什麼蹊跷。

根据所获情况，蒋局长和舒大队长当即决定，一方面找罗芝德及黄冬生的其他亲属作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马上派人前往黄冬生所在单位进行调查。

罗芝德及其娘家人和黄冬生的胞弟黄知生证实：

黄冬生和罗芝德两人婚后确实感情不和，常吵嘴打架；黄冬生对儿女也没有好感，为此，罗芝德的两个娘家兄弟曾几次打过黄冬生，以致双方关系紧张。今年2月2号，黄探亲回家过年时，一反往年大包小包往家带东西的习惯，空手而回；3月20号假满返回单位。但仅仅过了9天，黄冬生又突然回到家里，说是办好了全家在上海落户的手续，专程回来接全家去上海；随后，他变卖了部分家产，并将粮、责任田和一部分家俱转给了岳母家，4月19号，亲友们办好送行酒席后，黄冬生举家启程，妻方亲戚一直将他们送到衡阳市。在衡阳逗留了两天后，黄冬生忽然又说罗芝德坐短途汽车都晕车，如果坐上千里路的火车的话更会受不了，不如干脆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后

再走；于是又携家回到村里，改定为4月30号再走，可是到了4月30号，黄冬生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次将行期推迟到5月5号。

询问中，罗芝德还特别提到黄冬生自打春节探亲回家以来就一直像有什么心事，成天丢了魂似的。

一个反常的人，一系列反常的举动。他想要干什么呢？侦察员们陷入了深沉的思考，脑子里刻上了一个巨大的无法排解的问号。

一周后，前往上海外调的侦察员赶回来了，未进家门他们便风尘仆仆、迫不及待地径直来到专案组汇报。

“辛苦了，辛苦了，情况怎么样？”蒋局长、舒大队长笑着迎上前去握住他们手问候，话里却也掩饰不住同样迫不及待的心情。

——黄冬生是1月31日离开单位回衡山老家探亲的，期间拍电报续过一次假；3月22日休完假后抵单位上班；但仅隔三天，他又以家中无劳力，往年谷种都坏了无法播种，需回家育秧为由办了请假手续，再次离开单位回家；

——黄冬生在单位表现一般，性格忧郁、多愁善感，曾多次在同事们面前流露，他与妻子感情不和，同妻子娘家人的关系是鱼死网破的关系，而赚的钱寄回去后又全被妻子拿到娘家花了，这样活着没什么意思；

——黄冬生在单位上最为要好的一名同事反映，黄曾对他说妻弟长期吃住在自己家里，儿子肯定不是他自己亲生的；现在老婆做了结扎手术，自己没有留下根，将来儿女长大了也是妻子娘家的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等等；特别是春节探亲前，黄还告诉这名同事，说借给他的50元钱就不用还了；

——黄冬生所说的为老婆、孩子办好了在上海落户的手

续一事，经多方查证核实，完全系子虚乌有。

侦察员条理清晰地一口气叙述完了赴上海调查的结果。

终于有眉目了，种种迹象表明：对罗芝德的极度厌恶，对岳母家人的极度憎恨，对家庭的极度失望，促使黄冬生萌生了杀子毁家的念头，从他探亲回家以来一系列反常举动中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制造和寻找机会，以求一逞。据此，专案组推理断定：

凶手就是死者的父亲黄冬生，他的失踪无疑是畏罪潜逃。

四

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地撒了出去，追捕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侦察员们全天候地监视守候，黄冬生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已置于专案组的严密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三个追捕小组分赴黄冬生可能落脚藏身的上海、安徽、海南三省、市。繁华的南京路、风景如画的黄山、旖旎的东方夏威夷三亚，侦察员们无心领略游览，马不停蹄地辗转奔波，捕捉着黄冬生的踪迹。

... ..

可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黄冬生如泥牛入海，还是杳无踪迹。侦察工作处于胶着状态，进展缓慢，而极度的疲劳和焦虑却与日俱增，深深地困扰着侦察员们。

奶奶的，好你个黄冬生，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你就是上天入地老子也要把你缉拿归案。侦察员们咬着牙、憋着气、窝着火、发着狠、心急如焚。

恰在这时，案情陡然间却戏弄人似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6月21日下午，也就是发案后的第48天。

庆门村水源塘组村民李祥生扛着锄头、哼着小调来到承包的茶山上平土，偶然间一眼瞥见远处有堆枯枝；莫不是被人偷砍了树木？李祥生心里犯着嘀咕忙上前察看，刚扒开枯枝，忽然“嗡”的一声，地上腾起一大群苍蝇直往他身上扑窜，李祥生不禁一阵恶心，待退了两步定睛细看时，枯枝遮盖处是一片松软的新土，土层上露出一节深灰色的布片，仿佛衣服的一角；妈呀，里面可不会是埋着死人吧？李祥生心头一阵紧缩，手里的锄头不敢再往下扒，忙回身匆匆地下山，将所见报告给了村支书。

侦察员们闻讯后很快便赶到了现场，扒开土层，露出来的果然是一具死尸。

紧张的现场勘查开始了。

死者身穿深灰色铁路员工制服，衣袋内有两张衡阳市旅运服务部的住宿发票，发票上字迹依稀可辨，开票日期为4月20日；尸体已高度腐败，左头顶部、左面部、右颈部呈粉碎性骨折。法医鉴定：死者身上无抵抗伤痕，系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从尸体的腐败程度和胃内残积物推断，死者死亡时间为前50天左右的饭后两小时后。

铁路制服、4月20日衡阳的住宿发票、与“5·3”案死者吻合的死亡时间，难道……

勘查工作仍在继续，侦察员们在沿中心现场向四周扩大范围进行仔细搜索时，先后从距埋尸地200米和300米处的茅草丛中提取到一把锄页有裂纹的锄头、一件肩背处打有补丁的黄色灯芯绒上衣。

尸体的辨认十分顺利，当天就有了结果。然而，这是一个令侦察员们难以置信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死者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多月来全力追捕未获，被确定为凶手的黄冬生。

五

黄冬生死死了，而且是属于他杀，埋尸处又与发现其儿女尸体处相距一公里之遥，对此，侦察员们无不感到震惊和困惑。

难道对黄冬生杀子毁家的判断错了？不！黄冬生杀人的动机十分明显，作出这一判断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并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如果没错的话，那黄冬生的被害又作何解释呢？如果排除黄冬生杀子毁家的可能的话，那么凶手首先杀小孩，黄冬生势必将与其搏斗，可他身上又没有抵抗伤痕，法医鉴定他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击致死的呀。反过来，凶手首先杀黄冬生，两个小孩肯定会哭闹或逃散，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决不可能会在从容地挖好坑掩埋好黄冬生的尸体后再去追杀两个小孩以灭口的；因此，按理说黄与儿女的尸体应在一处或者相隔不远，可为什么却相距一公里之遥呢？如果说凶手掩埋黄冬生的尸体是为了灭迹逃避侦察，那么为什么却又让黄冬生的两个孩子露尸野外呢……

疑云笼罩，扑朔迷离，侦察员们宛如置身于迷宫之中。陡然间复杂化了的案情，使侦破工作象一艘飘越重洋后眼看着将要抵岸的航船，又被一阵骤起的台风推进了黑暗中的无边大洋。

有人说，侦破工作的过程就是怀疑，否定；再怀疑，再否

定；直到把案情搞个水落石出，搞个原形毕露，搞个真相大白的过程。在经历了一次从怀疑到否定的循环之后，暗淡迷茫之中，侦破之船将如何判明方向、确定航线，继续朝着真相大白的口岸驶去呢？

案情分析会上，侦察员们一个个闷着头，铁着脸，如果不是从口中和鼻孔里不时地喷吐出一股股浓重的烟雾，还真让人以为座里坐着的是伦敦蜡人馆里一尊尊造型逼真的蜡像。

此时，刑侦队副队长，痕迹技术员汪曙光正在介绍现场遗留物品的查证情况：

“对现场提取到的衣服和锄头，我们已进行了鉴定和查证；经比对，埋尸坑里的锄头挖痕与提取到的锄头的锄页特征同一；在现场附近开展访问时，有村民说早在5月4日即案发后的第2天就曾看见过那件衣服；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当地有‘送鬼’和‘脱身’的迷信习俗，‘送鬼’就是凡埋死人用过的工具都要扔掉，不能再带回家，否则鬼就要跟回来，不吉利；‘脱身’就是遇到倒霉事后要把当时所穿的衣服脱了扔掉，这样便可以避邪消灾。据此，我们认为现场提取到的锄头和衣服肯定是凶手丢弃的，而且杀人凶器很可能就是那把锄头。这里还补充一点，据罗芝德反映，黄冬生离家时带有手表、手电筒、工作证和现金，但在勘查中都没有发现，以上物品肯定已被凶手掠走了。”

“好吧，下面大家就开始发表意见、分析案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吧。”待汪曙光说完，蒋局长接着将会议转到了新的议程。

... ..

会议室里一阵长时间的寂静，沉闷的气氛令人难耐。

“还真看不出啊，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学会做‘气功’的，我